

# 绝对

刘玮/著

女子监狱采访笔记

# 坦白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绝对坦白

——女子监狱采访笔记

刘玮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RE 9 5



## 绝对坦白

---

作 者 刘 玮  
责任编辑 文 奇  
封面设计 人手工作室  
出 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兴良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201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

ISBN 7 - 80506 - 735 - X/I·329

定 价: 17.80 元

## 写在前面的话

98年夏天，为写一部表现女警官的电视剧我到一所女子监狱体验生活。为了不影响警官们工作，我提出来跟着她们一起上班，因此认识了一批很优秀的女警官，她们强烈的工作责任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女警官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并且普遍要比同龄人成熟，一个年轻女警官告诉我，是心老。她说过去自己也是那种无忧无虑的女孩，当了两年警官，再和过去的朋友们在一起玩不起来了，面对色彩斑斓的生活，有时候也会感到无所适从。特殊工作让她们过早地结束了轻松的少女时代。

女警官们希望我能了解她们的工作对象，那是一千多名形形色色的女犯。只有了解了她们，才能明白女警官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才能明白怎么会有这样重的责任。

7月的一个早晨，我开始采访女犯。那是夏天最热的日子，大部分时间气温都在38度左右，我把采访打到声控，并带齐了所有的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的通讯工具，而且，我换上了长裤和能够快速奔跑的鞋。为了我的安全，女警官们最初的时候都是一路护送，将我从一个人的手中移交另一个人，随着时间的延长和我对狱中的情况的熟悉，她们才开始放心让我独自行动。

女犯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发型，如今过着一样的生活，可每个人都有个有别于他人的过去。采访过程中几乎我问什么她们就谈什么，一方面出于习惯了的服

从，另外我也看出来她们情愿，愿意和外面的人说话，到了最后基本上都变成了她们说我听。因为采访对象的特殊，我几乎不发表任何评论，即使有时候需要做一些技术性的引导，也是将内容限定在她们自身的故事上。我提问最多的是关于她们和家人的关系，我知道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人入狱，这个家所有的秩序都需要重建，女犯与所有家人的关系也就面临着一种重新调整。这些犯了形形色色罪过的女人，几乎一说到家，说到孩子都会泪流满面，人性在这一时刻回归到她们的身上，那些大颗大颗落下的泪珠和所有母亲所有女儿的眼泪一样充满了思念。

监狱有一个接见室，那是女犯们与家人和外界接触的唯一地方。我曾经看到一个年轻男人带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来探望孩子的妈妈，无知的孩子在房间里跑着玩，而年轻男人一进门就坐在椅子上哭。婆媳打架，妻子杀死了母亲，年轻男人说为了自己的母亲他对妻子恨之入骨，可为了自己的儿子有个妈妈他又必须来看妻子，这大概算得上最复杂的感情了。还有许多年迈的父母千里迢迢来看女儿，许多年幼的孩子来找妈妈，那些淋漓尽致地挥洒感情的相见和分别竟让我无数次喉头哽咽。

随着采访的深入，许多情况出乎我的意料，首先是暴力犯罪的比例非常高，另外就是年轻罪犯和高学历罪犯增长速度快，女子监狱里几乎浓缩了当今所有的社会矛盾和所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且我发现女犯们大部分属情绪型犯罪，很少有那种有条理的长期预谋，因为一时激动就采取过激行为的占大多数，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最先自己还是受害者。她们讲的许多犯罪之前的遭遇也是许多女人都曾经遭遇过的，所不同的只是结果。大部分人的情感即使有些偏差但最终会回到正常的生活轨

道上来，而女犯们的情感却因为失去理性和法制薄弱而在生命的某一个关键时刻轰然陷落。我没有有意识地分析她们的犯罪原因，但我无法回避改变了这些女人命运的许多有关社会、家庭以及女性自身的问题。

考虑到女犯们都比较敏感，我没有作记录，录音也是断断续续地做，因此每天晚上从监狱回来，无论多晚我也要将一天的采访内容做一下整理。采访结束以后，我用一大段的时间来看这些整理下来的文字，我在电脑上不停地调整，最后形成了这些独立成章的文字，一本笔记形式的书。

不能否认，女犯们在叙述的时候有为自己开脱的成份，也无法断定她们的讲述到底有多少水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的犯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并已经由庄严的法律做了判决，作为惩罚，她们也为此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我所关注的是判决书中忽略不计的命运故事，以及法律背后的复杂情感，当然写这些的目的有很强烈的引以为戒的成份，因为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今天，女性面临的考验也是前所未有的。

让走进监狱的坏女人在出去的时候变为好女人，这期间需要做无数的工作，而梳理这样一些复杂的灵魂又是一件多么耗心耗力的事情。我因此对女警官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作者

1998年12月

#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	1
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可贵 .....	1
假如早一天认识她 .....	11
给人家找个媳妇怎么就犯了法 .....	21
嫉妒是藏在心里的恶魔 .....	31
寂寞黄昏 .....	43
有一天自由了还想到北京去 .....	53
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	63
走在你期待的目光里 .....	73
我把人生关键的两件事看错了 .....	83
幸福童年在那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	91
一个没有主意的女人 .....	105
守着百万钱财过清贫日子 .....	117
一个坏人对好人的怀念 .....	125
其实做个劳动妇女也幸福 .....	133
我不想否认自己的感情 .....	145
这心情当是一个悔字能说清的 .....	155
本来只想教训教训这样的男人 .....	165

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报应·····	175
父亲的眼泪好·····	183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195
欠孩子的账这辈子也还不完·····	205
与死神擦肩而过才明白珍爱生命·····	215
自己犯了罪自己就得认·····	227
一念之差就成了一个贼·····	237
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最低·····	247
要是一切能够重新开始该多好·····	259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269
下辈子不再做女人·····	281
问世间情为何物·····	291
后半生我为我妈活着·····	301
得到宽恕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311
退一步海阔天空·····	321

---

# 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可贵



---

## 女犯档案

姓 名：张同

年 龄：36岁

文化程度：大学

罪 别：诈骗

刑 期：10年

入狱前职业：房地产公司经理

在一叠罪犯档案中我挑出了张同，我之所以选择她作为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主要原因是她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在交谈上可能会容易些，另外，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诈骗犯一般不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伤害行为。

果然，坐在我面前的张同目光灵活，思维活跃，除了那身囚服，神态竟和许多成功的商界女子一样，成熟甚至有几分自信。

我知道，如果我提问，她会用简短而准确地语言给我一个答复，然后就会是一付看你还能怎么说的样子。于是我主动告诉她，她被捕的所在地青岛我很熟悉，我甚至知道东部那些写字楼，只是不知道她当时承建的是哪一栋。

她的眼睛一亮。

靠海的那栋，我进来的时候刚铺好地基，如果顺利，现在应该投入使用了……

我告诉她那一片都建好了。

她没说什么，但我从她脸上看到了那声没有发出的叹息。

这么说来，您一定也听说过我这个案子了。听说过？当时在青岛影响很大，我在拘留所呆的时间比较长，开庭后报纸上都报道过，那上面写的我就不说了吧？

我说我愿意听她谈谈自己，谈什么都可以，过去，现在和

未来。总之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她人生这一特殊阶段的生活和心情。我用特殊阶段代替了服刑这个词。

她好象有点儿意外，眉毛很轻微地动了一下，然后低声说了一句：“谢谢。”

那我就说说我的经历吧。我觉得在同龄人中我的经历算很丰富的。

我从小是个好孩子，聪明漂亮，爸妈很喜欢我。我们家条件比较好，所以说我的童年是在一种很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我爸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虽然在北京他这级别的人有很多，但因为他有实权，所以身边的人很多，他很喜欢我，所以他周围喜欢我的人也就很多，我就是在这种恭维中长大的。

从小学到中学，我学习一直很好，在学习上我从来没有让我父母操过心。高中毕业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我学的是经济管理。那时候这是个很热门的专业。

毕业后我分到了国务院所属的一个部当办事员，那是一个很多人羡慕的位置。后来我辞职的时候好多同学都为我惋惜。我们那个处有五十多个人，我的年龄最小，大学毕业的能占到百分之七十吧，而且都很有本事，我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在那里一步一步地往上靠，等靠到能自己说了算也就退休了，而且就是退休也未必能自己说了算。我从小随便惯了，不太适合在机关干。

辞职以后我在好几家公司干过，推销员，公关小姐，导游，还有广告公司策划。两年的时间我干了……我算算啊，大概有15种工作吧，每次都是我把人炒了。

她有些得意地一笑，但很快就将笑容收敛起来。

我有个姨妈在香港是做婚纱生意的，她来北京以后发现北京那时候几乎没有卖婚纱的，我姨妈提醒我可以做这个生意，并且可以给我垫点儿资金。后来我就把香港的婚纱弄到北京卖，北京最早的那些好看的婚纱差不多都是我弄来的吧。

挣了钱我就自己注册了一个公司。主要是做房地产，先是在北京做，后来发现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太稳定，几乎已经饱和，就把业务发展到了青岛。青岛正搞东部开发，有好多机会，很多外地的还有国外的地产公司都在那里干。这么一说就过去好几年了，对了，这期间我结了婚，有了儿子，后来又离婚了。

关于我的婚姻，我就不说了吧？谢谢。事实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所有的感觉都忘记了。

在青岛，我租了一层楼当办公室，工作人员有两个是我从北京带去的，其它的都是我从当地招聘的，青岛的女孩很漂亮，我招聘的那几个漂亮女孩工作能力都很强。我愿意和女人一起共事，女人之间虽然有些小事儿，但在大的方面比较容易沟通，说到底女人还是善良。

我招聘的一个女孩的叔叔是一个副主任，后来我就叫他老刘，副主任老刘那时候已经快退休了，人很好接近，我和他很快就熟了。他人很老实，把我也当孩子，他说我这么小就远离父母出来闯一番事业不容易、很有志气。他不知道我多大，认为我还没结婚。那时候老刘的两个孩子都在家待业，老刘常说，他的两个孩子加起来有我一半的闯劲儿就好了。

我对老刘也不错，但不是那种关系，他这个人长得不好，我不会爱上长得不好的男人。我做生意不依靠那种办法，我以为我的智力足够和男人们平起平坐，我不用牺牲自己。我与老刘来往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当地找一个关系。

老刘他们要建一座宿舍楼，我就把这个活揽下来了，那是我们在青岛干的第一个活。因为有老刘的关照，活干的很好，钱也及时要回来了。双方都很满意。一年以后，老刘退休了，找到我说愿意跟着我干点儿事儿，我就同意了，于是他就成了我的副经理。

那段日子可以说干什么什么成。钱也挣了不少，在青岛同行中我也有了一定的信誉，有时候一起玩高兴了他们就会用青岛话说，婊儿，差不多了啊，钱多了咬手。我也就用青岛话说，咬手你们还往外伸。后来我想，我那时候没好好控制自己，高兴都写在脸上，肯定引起好多人嫉妒，同行是冤家嘛。

她摇摇头，做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她谈到如何利用别人的时候非常坦率，仿佛这样的人际关系才是天经地义的。所有的人在她那里都是关系。

我的目的是想给儿子挣下一大笔钱，然后送他去美国读大学。那时候我儿子已经上四年级了，在北京我妈那儿，我每个周末都飞回北京看我儿子，和家人团聚，我们家的人都很忙，但约好了周末都聚到一起，大家都很看重周末的全家聚会。

她咬了下嘴唇，眼睛有点儿湿，但很快就把眼泪逼回去了，随之而来的一笑让她再次成为那个精明的女人。

我犯事儿就犯在那个老刘身上。老刘虽然在名义上是我的

副经理，实际上是个合伙人，每次业务一完，我们两个就结清，然后再做下一笔生意。

出事儿的这次是要在青岛东部盖一个写字楼，您知道，自从市政府东迁，青岛东部发展很快，写字楼的需求量也很大，好多地产商赚了钱，我也想去干。其实当时我不干也就行了。可我停不下来，挣钱就是这样，有时候就象上足了发条的闹钟，越挣越想挣。资金不够，我就想办法借，平时我们都是这样相互拆借，这次也是这么拆借的，才二百多万，就出事了。

她把这事儿说得很简单，但从她急于略过去的态度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一个借钱还钱的问题，好在已经有法律来评判这些。我所关注的是她这个触犯了法律的人。

八月底的一天，我被从深圳紧急召回青岛，接着就被传讯，那几家单位联合起诉我诈骗。当时我不服，想，我把钱还上就是了，可他们说已经晚了，构成了事实诈骗。后来我就给关进了拘留所。再后来就被捕了。

张同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明显地小了，眼珠很迅速地转了一下看了看队长。这里把警官都称队长。在我采访张同之前，一个年轻的队长就曾经告诉我，所有的诈骗犯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

开庭的时候我才知道，联合起诉我的人当中竟也有那个老刘，他和债主一起来起诉我。我当时就晕倒了，那时候我才明白自己没有把老刘看透。

商界就这样，你算不过人家就让人家给算了。

张同很平静地扶了扶眼镜。

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可贵

我被以诈骗罪判了10年。我没有上诉。我自己公司有法律顾问，我自己也熟悉法律。

我对监狱最早的了解就是小时候看的小说《红岩》，对不起，这个比喻不太好。在我的印象中监狱很恐怖，所以在拘留所的那段日子很难过……进来以后看到条件还不错，心情才平静下来。

我不怕劳动，这些年我干公司什么样的苦都受过，相对来讲这里的活单纯多了。我还有钱，进来的时候带了些，家里也给我送，都有队长给管理着，有个自己的帐号，要买东西的可以申请。我们这里一个月统计一次，集体出去买。刚进来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怎么痛苦，在外面风风雨雨地这么多年，也真累了，经商太累心，一天到晚都很紧张。进来以后倒觉得就想休息，头三个月我都胖了。

队长告诉我，因为她的学历比较高，入监教育结束以后她就被分去给犯人以上文化课。是她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地位，不好好改造，破坏监规，她自己有一种优越感。家里每次来人都给带些好吃的，她就和其他人伙吃伙喝，后来又在狱中拉帮结派，影响不好，所以就不让她当教师了。

人家都说我很仗义，一时改不了。

队长不失时机地说：“你是仗义不仗义的问题吗？”

张同有些尴尬。

也有点儿虚荣，想在她们面前展示我比她们优越。那时候刚进来，我还是按过去的逻辑行事儿，要是现在，我也就不会这么做了。环境变了，关键是周围的人变了，我在外面接触的

是好人，在这里，除了队长，一起吃一起住的都是些犯了罪的人。大约过了三个月吧，我感到自己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坏，那种懊丧怎么也控制不住，想想这样的日子要过十年，就难过得想死。每天隔着铁窗看外面的天空，日子不是一天一天地过，那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往煎熬啊，有时候就感到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就想离开，可又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时候我才明白，人只要到了这一步，那是谁都救不了。

我没法控制自己的绝望，饭量一天天减少，后来就干脆一点儿也吃不下了。

说起来我们队长真不错，尤其是教导员，您见过吧？那真是善良的女人，每天都过来劝我，我是个犯人，她是管教，大概也不好说什么，就是劝我好好吃饭，后来有一天，教导员把给孩子买的巧克力都拿来了。教导员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的工资吧，她不知道，我吃过的巧克力有许多她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了几块，可那天我把那些巧克力都吃了，我觉得那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巧克力了，那里面是一个善良女人对另一个犯了罪的女人发自内心的关怀。

我想过要自杀，可我觉得要那样对不起队长和教导员。我也舍不得我的家人，他们对我都很好。后来我强迫自己什么也不想，就想着干活，苦活累活都抢着干，有活干着心里就好受一些，那段日子总算过去了。

预谋获利是说罪犯在作案时都明白会受到惩罚，关键是这种惩罚与他犯罪获得的利益的比例，如果他认为惩罚小于得到的利益，这个人就会挺而走险，对张同来说，诈骗得到的利益

与十年的劳狱生活相比究竟那一头更重要？

自由是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相比之下，钱又算什么？人生有几个十年？我不知道这十年当中我的儿子没有妈妈在身边不会健康成长，他正是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如果因为我尽不到责任，我就又对孩子犯了罪。

好在我儿子很懂事儿，每次来都问我累不累，还劝我要注意身体。他还小，有些事儿还不懂，他只知道是老刘害了我。我也没有多对他说什么，我想在他面前保全一个母亲的形象。他学习很好，老考全年级第一……

我知道，只有好好干活才能争取减刑，才能早一天回家，我现在就拼命干活，能早一天也好啊。我也想家，想我妈，每次接见的时候我妈都来，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北京坐好几个小时的火车赶了来，就见我半个小时……

一滴眼泪掉下来，张同伸出一个手指把它抹去了。